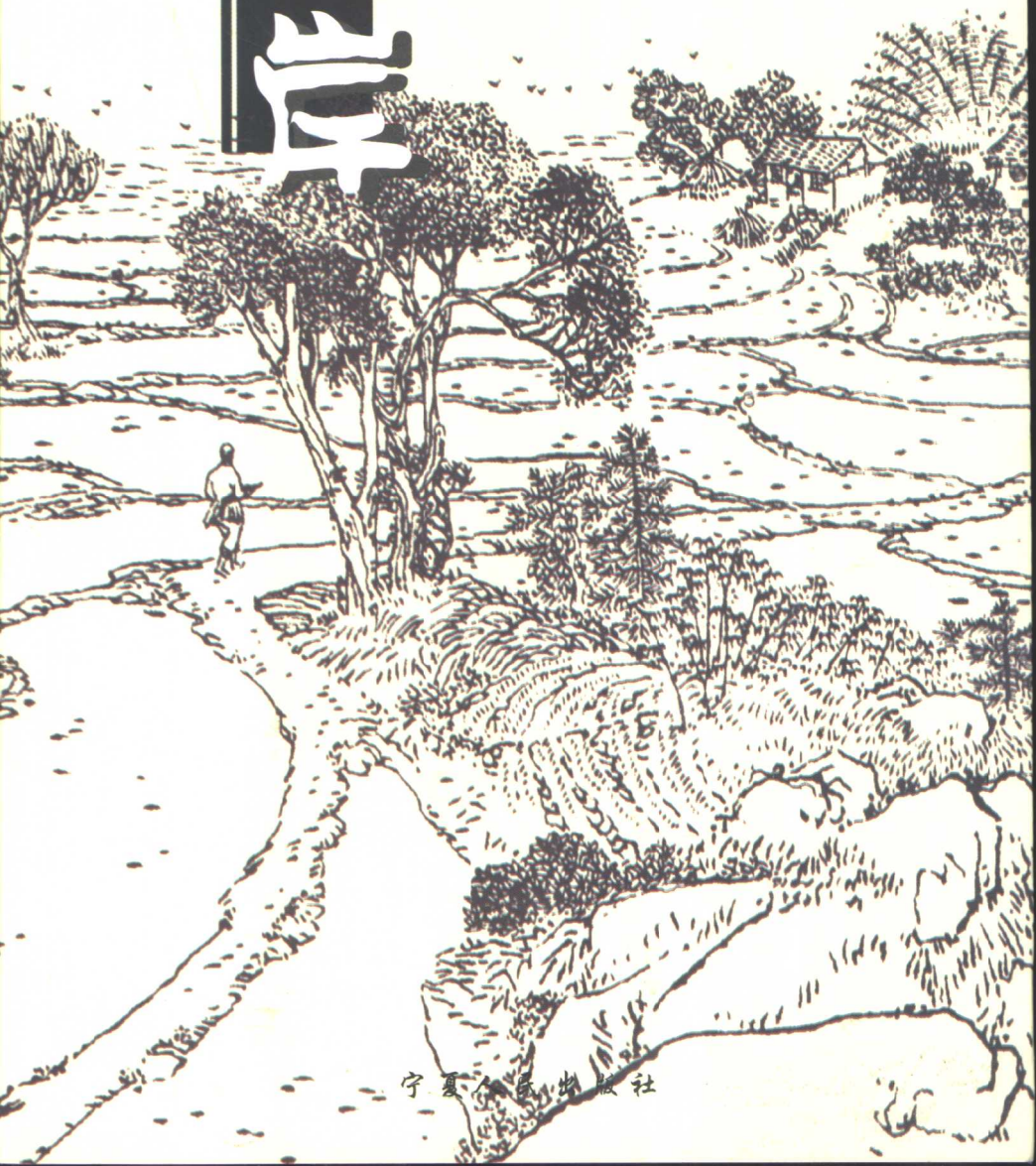


郭兴

# 危岸



新绿丛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危岸

郭兴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岸/郭兴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9  
(新绿丛书)

ISBN 7-227-02475-X

I.危… II.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434 号

危 岸

郭 兴

---

责任编辑	杨毅平
封面设计	鲁海成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e.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美利科技印刷纸品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2475-X/I·630
定 价	17.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新绿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李东东 张贤宽

主 编 朱昌平

副主编 高 伟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布鲁南 朱昌平 李秀琴 杨森林

郎万海 高 伟 高耀山 彭生选



新绿丛书

# 自序



危

岸

继长篇小说《诡道》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我准备再写一部反映六盘山区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我也多次到六盘山区深入生活，题目也拟定好了，但迟迟未能动笔。正在这个时候，却接到了宁夏作家协会的通知，去参加宁夏作家协会召开的“宁夏九五长篇小说改稿会”。所谓“九五长篇小说改稿会”即是针对四位作家所著的五部长篇小说而言的。我的长篇小说《诡道》也是其中之一。这次研讨会被专家和领导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会议。开了宁夏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一次就出版发行了五部长篇小说，这在宁夏文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本区领导、作家、评论家、编辑和报社、电视台等有关单位的同志外，还从北京请来了《小说选刊》的高级编辑张凤珠女士，《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杨匡满先生。研讨会开得很隆重声势也比较大。在会上发言的同志一个接着一个，从来没有冷场现象。会上虽集中对两三部作品进行了评价，但发言的同志一开始总是满怀激情地先说上这么几句话：“这五部小说，四位作家，为我们宁夏长篇小说闯出了新路，我先向这四位作家表示祝贺……”



研讨会开了两天，第三天晚上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又请了我们四位作家和作协的部分同志聚了一场。其乐融融，是我业余创作三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的一次盛会。

从银川回到了灵武，我忽然觉得喉部不适，嗓音也有些嘶哑，到市医院看了医生又照了几个片子。他们说我是重感冒后肺部受到了感染，输输液就好了。我照他们说的去做了，不但没有好转而且病又加重了。我只好住进了市医院进行了认真治疗。我从生下来以后，活了五十八个春秋，还从来没有住过院，也没有打过针，这真是穷汉坐飞机——头一遭。输液也怕，吃药也怕，总是给我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主治医生说：“不要紧，你的喉咙只是出现了一个良性溃疡，我们把上好的消炎药给你用上，过不了几天，你就会病愈出院了。”我真是巴不得他说出这样吉利的话，向他谢了又谢。谁知道事与愿违，一连住了三个月，喉咙里的溃疡非但没有下去，而且疼得我彻夜难眠，只好转院到银川附属医院进行复查。全身该查的部位都查了，最后做了一个喉镜和穿刺，病总算是闹清楚了。被确诊为“声门上形癌”。

据大夫说，该区淋巴丰富，供血充足，常易向同侧淋巴转移，必须马上进行切除手术。先进行平面切除，摘除颈部相关的淋巴结。假如恶化了，要把喉管和声带也切除。家人听后都害怕了，对我这个曾经得过严重末梢神经炎的人来说，无疑是个严酷的打击。手不能拿笔，全凭一张嘴口述文章，被同行们戏称为“不拿笔的作家”。如果从此没有了声音也就结束了我的创作生涯。

对疾病的突然降临，我倒处之泰然。但要切除我的喉

管和声带我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在好多个不眠之夜，我都在思索这个问题，更多的是陷入了对我走上文艺创作之路的回忆。

1963年的冬天，我被灵武县畜牧站派到石沟驿、马家滩两个公社搞家畜的疾病防疫工作，一直到繁花盛开的春天，我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县城。果园里的树木吐艳绽紫，飘荡着清香，麦苗也泼油似的往上长着。一些比较低洼的大路小路和麦地里，潮水一下猛长了上来，到处泛着泥浆，汪着积水。我感到非常新奇，创作灵感一下子触动了。当夜，我铺开纸，在老家的一盏煤油灯下，刷刷地挥起笔来，天蒙蒙亮就写完了，名曰《泛潮》。我看过两遍，觉得还满意，没再做修改就寄给了《宁夏文艺》。八月，这篇小说登出来了，署的笔名是晓牧，在小说栏目中排在第二篇。就在这个时候，编辑张凤珠女士又给我来了信，说了得失，向我约稿。

此后，正像俗话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利用业余时间勤奋笔耕起来。不久《碗》、《新党员》问世了；《风雪摆渡》、《心上明灯》、《老队长的新办法》发表了；《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大贡献》、《瓜田斗争》被宁夏人民出版社收集出版。《沙蒿山上锁贡龙》也被收进小说集《目标》。

此时的我，正处在创作的高峰期，我的一些戏剧剧本被《宁夏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后，又被宁夏话剧团和银南文工团上演。如大型话剧《战旗红》，歌剧《鱼湖春燕》、《换羊羔》、《红炉搬家》及独幕剧《喜事》、《一朵红花》等也相继发表演出。由于创作成绩突出，我当选为宁夏作协第一届理事。

“文革”后不久，由于诸多的原因，我手中的笔停



止了。

1994年7月,封笔沉寂达15年之久的我东山再起,凭借对生活的热爱,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绿满狼皮梁》、《情系沙海》向全国出版发行,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共计100多万字。而此时的我,因为得了严重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无法再握笔写字,只好请人代写,自己口述。我的作品、构思全在脑海里,一旦动笔写作,脑海的思维能力是很活跃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我在创作《诡道》时,请了三四个代笔人,吃住在我家。每天早上从10点钟开始,由我口述,代笔的几个人轮流记录,连夜里也轮流休息。《诡道》的前三章约10万字,我只用了10天时间即一气呵成,全书25.7万字,写完也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我得了声门上形癌,要是一开刀就转移了,我就彻底完了。最后我下定决心,拒绝了开刀这一医疗措施,吃陕西西安中医专家门诊部“食道回春丹”。此药虽好,但我的病已延续的时间长了,猛然一下拿不下去,病也越来越加重,人一下瘦掉了十几斤,走路腿子都发软。在这中间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1940年古历七月初八出生在灵武湖家堡村。只过了九年旧社会的黑暗日子。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我和一群孩子整天蹦蹦跳跳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之后上了中学,上了宁夏农校,都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吃饭不要钱,书本不花钱,都是学校里供给的。在以后的漫长工作中,组织曾几次提拔我。我当过县农林水牧局副局长,横山人民公社、



石沟驿人民公社副主任，县文教局副局长。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不写出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却实是一生中的憾事。但我的病不容许我写作，我只好脑子里进行思索，想像着，构思了几个中短篇小说，但长篇小说之火总也点燃不起来。

时间推移到了1998年12月份的一天静夜，我脑海里忽然燃着了一股呼呼跳跃的火苗——我在横山工作的六年生活，一下子涌进了脑海。在眼前就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了出来。

横山人民公社位于灵武的北部，是个纯山区公社。东和盐池县接壤，西靠翻滚着向北流去的黄河，北靠明长城和内蒙古自治区相接，南临毛乌素沙漠边缘。我1970年到横山人民公社任副主任，分管农牧业生产。我觉得应该充分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将临河的耕地彻底变成水浇地。这个意见得到了县上、地区、区上的支持，拨了一部分专款。我亲自带领群众建立的第一座扬水站就是临河扬水，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第五座和第六座扬水站，分别是石坝扬水站、横城扬水站、二道沟扬水站、红柳湾扬水站和沙沟扬水站。这些扬水的工程都不大，只修了二级扬水，水就提到了马鞍山下的横城、石坝、二道沟、沙沟和红柳湾里。在这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麻烦事。住在马鞍山东边的几个生产大队的群众都不愿意朝临河、红柳湾一带搬迁。正在这时，从中央到地方刮起了一场黑色的旋风。大批唯生产力论，向黄河岸边搬迁的工作差一点夭折了。但经过积极努力，动员了一部分群众，开展了生产竞赛活动，一年下来，已搬迁过来的群众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



这正像所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一个比一个向黄河岸边搬得快。这时候,不管谁下令不让搬也挡不住这股搬迁的热潮。

这段生活已过去二十五年了,一下子涌上了我的脑海,为了能真实地反映这段生活,我亲自又到名为临河乡的横山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自农村搞了承包到户联产责任制以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兴起了科技种田的新模式,到处一股股新风扑面而来。把农村里旧的秩序打乱了,新的秩序也在逐渐地进行恢复、完善和建立。农村曾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具体表现在耍赌、嫖娼、修庙盖寺、信鬼信神、包办买卖婚姻等,早就抛弃的一些陈腐的东西,又一下复活了起来。但瑕不掩瑜,总的说来农村里还是向前进了一大步,农民的生活一下子就提高了。但怎样更好地用艺术的手法,把现代农村的生活再现出来,达到教育人民鼓励人民的目的,还是一个难题。

《危岸》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北一个西靠黄河东靠马鞍山的临河村为背景,全景式地反映了这个村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所出现的生动感人故事。塑造了党支部书记吕福东、乡长虎柏生等干部、群众一系列的正面人物形象,还写了一些反面人物和一些落后人物形象。开篇介绍了龙王庙的来历,第一章以吕福东为首的干部群众修三级扬水的开工典礼,以梁学智等一伙落后群众的新建龙王庙拉开帷幕。最后以大水冲塌了龙王庙为结尾,龙王庙塌进了黄河里,这个震撼人心的奇特细节为小说终结。至于对书中一些封建迷信的记叙和描写,我依照生活的真实,用艺术性手法表现了出来,并没有寄

予特殊的语义。我不是一个研究儒教、道教、释教的专家，只依照生活的真实性用艺术手法再现出来，由读者自己去欣赏品味吧。

文学艺术就是一种精神，文学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精神生活，或是精神生产。对于地球上的生态平衡、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作为精神存在的文学艺术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

现在又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本身为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因为市场的需要永远是异彩纷呈的，它不允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创作有可能真正繁荣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也会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一些出版社，一些私人书商，他们当中有些人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用深刻内涵和精湛艺术的表现手法创作出来的文学精品放到了第二位，严重影响了文学精品创作。所谓名家所写的作品，无论其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怎么样，都一印就是一二十万册。因为它能销了出去。同时一些格调低下的小说、淫秽小说也充满了市场书市，特别是现阶段农村小说有些不景气的时候，如何写好反映农村生活的这部小说确实是十分又十分的困难。

这部长篇小说《危岸》构思时间很短，写的时间也很短，其原因只有我内心清楚。我患的声门上形癌，病情时好时坏，说不定哪次就要去见马克思。留下一个尾巴，我不是名人，我想后人也不好再给我撰写续篇。仅在这次短短的一个月零五天中，病就犯了三四次，有十几天嘴都张不开，只能喝些牛奶、醪酒等细软食物，稍微一用劲张嘴就疼痛



难忍。我是咬着牙巴子完成这部小说的。我聘请在吴忠师范上学的张红、西安邮电学院上学的张瑜两个青年姑娘为我执笔。我说话呜啦呜啦听不清，我还说她们听得不认真，时有呵斥，现在也感内疚。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只要癌细胞夺不去我的生命，我还要写出几部反映现代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好小说来，正如我在一首小诗里所说的得那样：

挥笔写尽心中意，  
笑随清风过奈何。

郭 兴

1999年1月25日

## 楔子 龙王庙



危

岸

花城县马鞍山乡临河村,这里住着上千户人家,大多数村民都是吕姓和梁姓,当然也有其他姓,但就是没有百家姓念起来顺口合辙。这个村子里依山傍水,人数辈子都是靠天吃饭,种着马鞍山脚下跑马川里的三万多亩洪漫地和黄河岸边上万亩河滩地。从前在这个村子里曾留传过这样一首民谣:

人住临河湾,  
房盖黄河边。  
吃喝黄河水,  
种田靠老天。  
丰年糠菜咽,  
旱年去讨饭。  
人死无棺材,  
扔在河里面。

这首古老的民谣,出于何朝何代何年何月,一下子无从查考了,要搞清临河村的近代史,这还比较容易。但必须追溯到最初盖龙王庙的时候,才能说清楚。

解放前夕的一天早晨,刚娶了新媳妇没有几天的庄稼人



吕山根从酣睡中醒来，他想给拴在院子里的麻骊驴添点草，喂好以后，吃了早饭，好到邻居家去磨麦子。走到院子一看麻骊驴不见了，心里一急就走出村子，向马鞍山山脚下的跑马川走去。那里虽然是旱地，沙窝里蓄的雨水旺，年年都长着半人高的野芦草，村里牲畜都爱跑到那里吃野草。他来到那里，刚翻过一个小沙梁，一下把他吓呆了。只见村子里的一群狗，排着队蹲在那里，轮换着用头往开打沙窝里露出一口薄棺材，这口棺材里埋的是一位来村要饭吃被冻死的老汉。因为正值寒冬腊月，坟坑不好打，村里的首富梁老先生就买了一口薄柳木棺材把死人埋在了这里。可能经过一冬天狂风的吹刷，棺材从沙子里被刮了出来。只见一只花脖子黑狗，鼓着劲猛跑到棺材跟前用头“咚”的向棺材撞了一下，然后就歪着脖子“汪——汪”地叫着走到了一边，慢慢地蹲在了狗群的后边。另一只黄狗也照着那只狗的样子，鼓足劲跑着向棺材“咚”地撞了一头，就这样一只接一只搞起了车轮战。这正是初春的时候天气还冷，吕山根却吓出了一脑袋汗，跌跌撞撞地跑回了村子里，向梁老先生的家里闯了进去。这位梁老先生家是临河村里殷实的读书人家，他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了遇上了民国末年，科举制度虽早已经废除了，但他却一边读书一边种庄稼，帮着治理着这个村。说起来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梁老先生不是这里的人，他二十多岁正逢乱世，为了避祸，从榆林拉家带口地来到了这里，那时候的临河村面积大小就跟现在一模一样。就是能种的田没有这么多。这里住的人家不多，只有吕福东的父亲吕俊水一族姓吕的人家，大部分地都荒芜着，地皮的所有权也归吕俊水家，这里曾流传这么一首民谣：



有钱莫买河湾地，  
有钱别娶活人妻。  
河湾里涨水要塌地，  
活人妻常想她前夫

.....

梁老先生偏不信这个邪，掏出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元，将临河村的一半地的所有权买了去，从此就扎了根。一口气种了三十多年，年年都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什么祸事都没出，倒是吕家出了一件风流事。吕福东的父亲娶了王岭村长的非常漂亮的小媳妇，她男人因为耍赌，没有钱抵债，就把妻子卖给了吕福东的父亲吕俊水，谁知道这个小娘们一直想着前夫，把吕俊水的钱财暗暗地偷光了，就和前夫勾结起来，把吕俊水骗到山沟里用刀子捅死，最后逃之夭夭，这是旧话。吕山根跑进了梁老先生的堂屋里，只见梁老先生摇头晃脑地正看古书。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刚才在跑马川所看到的事情一口气说给了梁老先生。梁老先生听了后，也显得很吃惊。慢慢地将手里拿着的古书放在了桌子上，左手捋着苍白的胡子，思索了一会儿，看了一眼被吓得头上仍旧滚着汗珠子的吕山根说道：“你别回家去了，先到吕阴阳家去，把老先生请来，我和他商量出个办法来再说。”吕山根听了，狠狠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就从梁老先生的堂屋里走了出去。不知是吕山根话没听清，还是恋着刚娶的新媳妇，他上吕阴阳家只说了声，就直戳戳走向自己家里。刚一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他媳妇小娥披头散发，横眉子怒眼地坐在屋里的供桌上，还有板有眼地唱道：

弟子不是其他神，



三仙娘娘是我的老祖宗。  
桃花娘娘和我连着亲，  
观音菩萨派我下凡来顶神。  
能叫来天兵天将十八路，  
玉皇大帝也得听我的令。  
东方神、西方神、南方北方的鬼精灵，  
为我使唤为我用。  
什么冤死鬼、上吊的魂，  
我就能把他们的冤来申。  
恶鬼不过是草上的风，  
恶魔也是人变成。  
本娘娘给你说一段，  
咱村里发生的大新闻：  
梁老先生眼睛浑，  
把潜来的坏人当好人。  
死了不叫狗来吃，  
买来棺材埋沙中。  
触怒梁家的家堂神，  
土地神赶来动怒容。  
驱赶着家家户户五色狗，  
打碎棺材要吃恶人的心  
.....

吕山根的老妈跪在地下脸都吓白了，一边不住地磕着头，一边烧着表，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尊神奶奶你说得好你说得对，恳求你就放我儿媳妇一马吧，我们是善良的穷苦人家，请你别虐待我的儿媳妇了。”吕山根的妈正说着吕山根



回来了。她猛地翻起了身一把把儿子拉出了屋外，悄声说道：“你赶快到王岭村把徐神婆子请来，把恶神赶走。”说罢她就走进屋里。不停地磕头烧表，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刚才的话：“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请你保佑我们全家平安无灾……”

王岭村离临河村虽说不远也有七八里山路。来回最快也得跑一个多时辰，也许是徐神婆子的神厉害，吕山根的妈感觉刚一会儿，徐神婆子就风风火火地来了。她左手拿着三环刀，右手摇着降魔铃，看着正在装神闹鬼的吕山根的媳妇小娥，就怒狠狠地唱起来：

本仙我乘风来到临河村，  
 专降野鬼乱装神。  
 这是哪里的狐狸精，  
 不准害人乱逞凶。  
 本娘娘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女，  
 对你们这些妖魔鬼怪不留情。  
 三个雷碗击出去，  
 地也颠来天也惊。  
 打得你脑浆飞溅显原形，  
 腰断两截黑血喷。  
 两腿发抖抽出筋，  
 一杯仙酒祭身上。  
 香烟调来火神兵，  
 将你烧成一堆灰。  
 装进温盆埋地中，  
 上面压上镇妖石。